

## 刘心武： 我要为读者们坚持写作，写一辈子

刘心武，曾任《人民文学》主编。代表作有短篇小说《班主任》、长篇小说《钟鼓楼》（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）、散文集《也曾隔窗窥新月》《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》《刘心武妙品红楼梦》等。

小时候，我们家住在北京东城一条胡同的机关大院里，我家里订的报刊是胡同里最多的。父亲订了一份《人民日报》，其余竟都是我订的报刊杂志。我上小学和初中时，是《儿童时代》《少年文艺》《连环画报》《新少年报》《中学生》《知识就是力量》……上高中时，则是《文艺学习》《人民文学》《文艺报》《新观察》《译文》《大众电影》《戏剧报》《收获》与《读书》。上高中后，在看电影和话剧上的花费很高。从1955年到1959年，我几乎没放过当时每一部进口的译制片，像《雁南飞》《第四十一》都是在那里看到的，由于我家离首都剧场不远，所以我那时几乎把北京人艺演出的剧目都看了。在那样的阅读环境里，我快速

成长——开始尝试着写作，然后给报刊投稿。

我经历和参与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今中国文学的潮流演变，开始是“伤痕文学”的发轫者，后来是各种新的文学试验的积极推动者。但是我一些长篇小说发表和出版以后，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解读和评论。记得有一次我到台湾去访问，台湾的几个专业作家说，你的《四牌楼》写得太好了，我们台湾没有一个作家这么写。我说：“可是在大陆很少有评论家来评论这个作品。”

《四牌楼》最初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，还得过第二届上海优秀长篇小说大奖。我自己最喜欢的是《四牌楼》，为什么？《四牌楼》在叙述上是一种发散式叙述，讲了整个20世纪里，发生在几

代人身上的故事。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家族从中心走向边缘的过程，从荣到衰的这个过程，和我个人的遭遇，从中心走向边缘的过程也是相吻合的。所以，它一方面讲了整个社会演化的过程，一方面融入了我那个时期比较复杂的心灵历程。

20世纪80年代以后，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越来越旺盛，作家们大多受外国文学的影响。我自己也热心参与其中，从中获得营养。但后来我一想，我还是坚持用母语来写比较传统的写实性的作品。我首先要向中国自己的古典文学里面的经典作品来借鉴，首选就是《红楼梦》。特别是《四牌楼》，这个小说具有自传性、自叙性、家族史的性质，而《红楼梦》正好就是这样一部书，是典范。我写小说要把自己掌握的生活素材，这些生活中真实的人、活生生的人，转化为艺术形象，就是从原型升华为艺术形象，这是我要学习的。

有时我也很感慨，因为《钟鼓楼》是1984年发表的，1985年得了个奖，居然现在还有人在读。我发现有“90后”“00后”的小孩儿说，刘心武这个人不光讲《红楼梦》啊，他还写小说，爷爷写得还不错。一直到话剧《钟鼓楼》在国家大剧院演出，我很惊讶还有

那么多前往观看的观众，这个作品竟然这么有生命力。

作为写作的人，我出版的作品仅单行本已经超过200本，还不包括我的《文集》8卷、《文存》40卷和《文粹》26卷。一位湖北作家在香港遇见我时对我说：“不管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你写的东西，都得承认你的存在，一个作家在几年当中能三次引起轰动，这可不简单。”他说的三次第一次自然是指《班主任》《爱情的位置》《醒来吧，弟弟》连续发出的那一次；第二次是指《钟鼓楼》的发表和获奖；第三次就是指《5·19长镜头》和《公共汽车咏叹调》的发表。

我的文学写作里面，有一些永恒的东西。比如说，人道主义、平民立场……比这些更重要的是孜孜不倦地探索人性，在每一个历史环节上考察人，探索人性，我想在文学作品中贯彻人性探索的线索。而且我探索人性，不像有的人一味地去揭露黑暗，揭露人性的恶，我也不是一味地颂扬真善美。人性是复杂的，所以我作品中的多数人物都是中间人物，就是不好不坏，就是芸芸众生，但是他们特别值得我们关注，因为他们是整个世界人口比例最大的群体。

总是有评论家指出，我的作品中，常体现出一种“平民性”，这个作家真是改不了“旧

习”。是的。我对这些小人物，确实有浓厚的兴趣，因为我原本就是一个平民。

我的市井朋友比较多，他们只知道我是一个写书的“文化人”、一个“退休的老头”。他们甚至分不清文化人，不懂作者、编辑、出版人有什么区别，他们也几乎不看我的书。日常生活里，普通退休老头是什么样的生活，我过的就是什么样的生活。当我们审视任何一个人，都要放在他的社会、时代，他的生存空间里面去比较。我所做的比较适合我的本性，我本身就是一个温和的建设者。

记得有这么一个细节，我在新街口的一家书店里，有一位女士认出我立刻走过来和我打招呼，买了好几本书要我签名，还把自己上中学的女儿叫过来，跟我介绍说：“这是我的姑娘，我读了你的书之后很喜欢。现在虽然文化潮流风起云涌，出现了新的作家，但是我还是推荐我的女儿来读你的书。”我当时很感动，对她来说，我就是一个老作家，但对她的女儿来说，我就是个全新的作家，我还是要为这样的读者们，坚持写作，写一辈子。



### 阅读者说

## 文学与灵魂的细腻度有关

文学到底有什么用？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自有其道理，虽然他很可能没有静下心来精读过一部文学经典。受到质疑的人似乎也觉得其问甚当，需要打起精神全力作答。其实这是一个难以说清楚的问题，几乎相当于询问“生命有什么用”，或者是“灵魂有什么用”。在我看来，文学是人类这一生命体的本质需要，也是区别于其他生命体的本质特征之一。棕熊不需要诗歌，蚱蜢也不需要小说，猿猴这种据说跟人类最为接近的灵长类动物，也不需要戏剧和散文。只有人类，根据灵魂的需要创造出文学。因此，文学不是根植于“用”的层面，而是生发于“体”的层面，它可以称之为人的灵魂存在形态之一。

质问“文学何用”的人，可能把精神层面的存在降格到

物质需求层面，对“精神生活”缺乏足够的兴趣。事实的真相是，屏蔽了真正文学的人，文学也同样屏蔽了他们。文学，跟灵魂的细腻度息息相关，只有细腻度达到某个阈值，文学才会真正生发。而通俗文学、严肃文学和先锋文学，其划分的内在依据也是灵魂的细腻度。

灵魂的细腻度当然体现为情感的丰富度，同时还体现为思考的犀利度，或者它是由这二者共同决定的。林黛玉是中国古典小说序列中灵魂细腻度最高的人物之一，其情感的丰富性自不待言，而偶尔闪现的思考也犀利如刀尖。一代又一代的读者，对这个人物抱有无限的怜惜和同情，固然是因为她表现出来的情感深度和纯度，同时也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其思想的锋芒所吸引。她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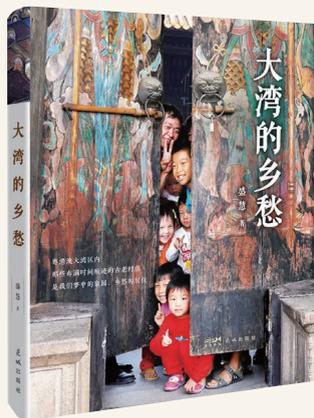
冰清玉洁既是外在的纯洁，又来自内在思想的清醒和高洁。相比于沉溺在柔软的情感世界不能自拔的贾宝玉，她才是那个具备独醒之眼的人。这是一个最大限度沉浸于精神生活中的人物，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人物长廊中的一个突出代表。

林黛玉的灵魂具备高度的统一性和完整性，而贾宝玉则呈现出明显的矛盾和冲突，这使得他逾越了中国古典文学的范畴，体现出某种程度的现代性。现代人不再苛求灵魂世界的统一性，而是能够坦然面对内在的矛盾和冲突，并从中展开自我对话。文学也因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，呈现出新的形态。现代文学绝不回避灵魂的矛盾冲突甚至破碎状态，相反，它在其中深入，再深入，挖掘出精神存在的诸多可能性。以此来观照，至今不少中

国作家所书写的其实还是一种已经固化的、属于过去式的文学，很多中国读者的品位和兴趣也只停留在这种文学的层面。他们接受不了现代文学所带来的震撼，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要直面自己灵魂无数细小而深刻的裂缝。

但是，处在矛盾和冲突状态下的灵魂，在经受严厉的自我审视之后还是有可能进行某种程度的整合，这是人性的自然需求。颠覆过后便是重铸，以求达到更高意义上的统一和完整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气息的流转和神思的飞驰将造就新的杰作。裂变所产生的能量给灵魂带来永远的生机，也给文学注入永恒的活力。在这个层面上，现代和古典将进行热烈的拥抱。灵魂不必惧怕内在的冲突，而是要避免凝滞和僵化。文学同样如此。（马笑泉）

## 本周荐书



### 《大湾的乡愁》

盛慧 著 花城出版社

本书以图配散文的形式，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岭南文化进行追根溯源，通过对大湾区颇具代表性的五十余个古村落的走访采访，以“乡愁”为中心，从建筑、宗族、祠堂、侨民、风物、习俗、美食等方面切入，由表及里、以点带面地深入大湾区的肌理，找寻岭南文化的胎记，展现岭南人的文化自信。